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

钱超尘 著

# 黄帝内经太素研究

人民卫生出版社

# 黄帝内经太素研究

钱超尘 著



0108315

人民卫生出版社

00460701

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帝内经太素研究/钱超尘著.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7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

ISBN 7-117-02796-7

I. 黄… II. 钱… III. 内经-研究 IV. R22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0216 号

2/08/28

**黄帝内经太素研究**

钱超尘 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78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群园 3 区 3 号楼)

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32 开本  $13\frac{3}{4}$  印张 365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 001—3 000

ISBN 7-117-02796-7/R·2797 定价: 21.50 元

(凡属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 评审委员会

**主 任** 傅璇琮

**副主任** 徐苹芳 袁行霈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绍基 田余庆 许逸民

李国章 余瀛鳌 周绍良

袁行霈 夏剑钦 徐苹芳

萧欣桥 傅熹年 傅璇琮

薛正兴 楼宇烈 潘吉星

##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编辑说明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一个极其广博的领域，它所蕴含的中华古老文明，怎样与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相接轨，已经引起中国和世界学人的关切与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已有不少学者，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站在当今学术发展的高度，进行真正符合科学意义的独立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一向重视古籍(包括出土文物)的整理出版与传统文化的系統研究相结合，并且主张应把整理、研究的精确成果与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使得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既有科学的基础，又有明确的方向。也正因为如此，1992年制订的《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前言中即着重提到：“今后十年内，应重视安排现代学者研究古籍而获得较大成果的学术专著及时出版，提倡现代学者用现代科学精神着力于中国古籍研究的风气，以期古为今用。”

为帮助传统文化研究专著得能顺利、及时出版，也为了鼓励学术创新精神，发扬严谨笃实学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特委托其学术委员会组织编辑《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每年一辑，每辑十种，并从国家所给经费中拨出一部分，作为出版的资助。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学术委员会也即本丛书的评审委员会，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按姓氏笔划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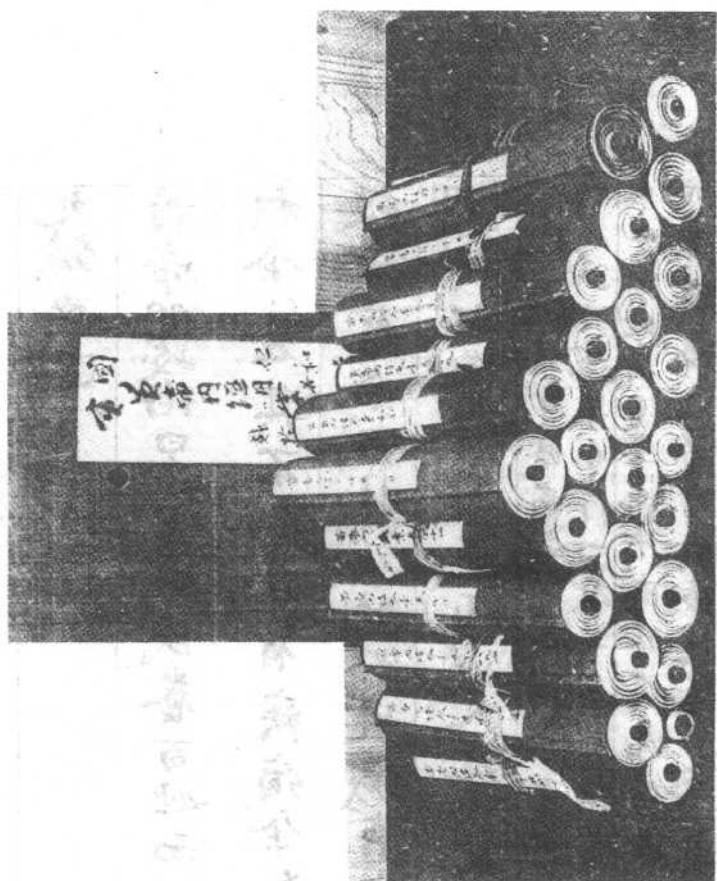
邓绍基、田余庆、许逸民、李国章、余瀛鳌、周绍良、袁行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夏剑钦、徐莘芳(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萧欣桥、傅熹年、傅璇琮（学术委员会主任）、薛正兴、楼宇烈、潘吉星。

希望本丛书的出版将为广大读者提供值得思索的学术精品，也为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提供有益的经验 and 丰富的积累。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学术委员会

1994年12月



日本仁和寺《太素》25卷卷子抄本

九鍼要道

黃帝問岐伯曰余子萬民養百姓而收其租  
稅食哀其不終滿有疾病余欲勿令  
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  
調其血氣營其逆順出入之會今可傳  
於後世西方療病器不同術今聖人重其所  
宜雖令行之取十全故法言之子者聖  
人愛百姓猶去子也中有邪傷屬諸疾病不終  
天年有療之者行於毒藥或以砭石傷膚毒藥  
損中可九種微針通



黃帝內經太素卷二

攝生之二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順養

六氣

九氣

調食

壽限

順養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於方余願聞而藏之

黃帝內經太素卷二

新西村舍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公元 1897 年）袁昶通隱堂《太素》刻本書影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二十八風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黃陂蕭延平北承甫校正

諸風數類

諸風狀論

諸風雜論

九宮八風

三虛三實

八正風候

瘧論

諸風數類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三末見素問卷十二第四十二風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十第二上篇

黃帝問於岐伯巨風之傷人或為寒熱或為熱中或

為寒中或為癰或為偏枯或為賊風也其病各異其

名不同 風氣一也後發為氣意寒為風人之生也感風氣以生其為病也因風氣為病是以風為百病之尊故傷人也有成未成傷人成病凡有五別一日寒熱二日熱中三日寒中四日癰病五日偏枯此之五者以為風傷

變成餘病形病各不同或為惡風者但風之為病所因不同故病名病形亦各異也 平按素問甲乙無於岐伯三字傷人下均有也字續增作屬下均有風字或為賊風也甲乙作其風也素問作或為風也往惡疾衰刺作疾急

或內至五藏六府不知其解願聞其說岐伯巨風氣

藏於皮膚間內不得通外不得泄風為善行而數變

言風入於藏府之內為病遂名藏府之風風氣藏於皮膚之間內不得通主夫小便道外不得透理中便風性行動數變以為病也 平按素問甲乙

曰上有刺字項上之字事生善之同風膝理開則洒然寒閉閉者用乙作風氣老幼生夫大小便去字恐衍

膝理開則洒然寒閉

1955年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 1924年三陵堂本縮版影印《太素》刊本书影

原字  
頤字

原字  
目字

少陽脈起目兌<sup>頭</sup>此下行絡肝下行至足大指三毛通行膽之血氣故曰  
膽足少陽脈也起於目兌<sup>頭</sup>此上抵腋下耳後循頤行手少陽之前至肩  
上卻<sup>頭</sup>却出<sup>頭</sup>手少陽之脈入缺盆角謂頤角也以前曰頤足少陽脈從耳後  
下頤向前至缺盆屈迴向肩至肩屈向後復迴向頤至頤始入缺盆是列  
手少陽上肩向入缺盆肩上有然支是少陽也是少陽從頤前下至缺盆向肩  
即是行手少陽前也至肩支手少陽也向後迴入缺盆中是行手少陽之後  
也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兌<sup>頭</sup>其支者列兌<sup>頭</sup>此下大迎  
合手少陽於頤下加頤車下<sup>頤</sup>頤合缺盆以下胸中<sup>頤</sup>高絡肝屬膽大迎在曲  
頤前一寸二分脅陷者中足少陽至大迎已向頤其手少陽合已卻邪下向頤  
車也加頤車已然<sup>頤</sup>下頤之缺盆與前直者合頤車在大迎上曲頤端有季云  
列曰兌<sup>頭</sup>皆迎手少陽於頤无大合二字以義置之三脈雖冬不得稱迎也循膽  
裏出氣街繞毛際橫入解瘕<sup>上</sup>街衛通也是陽明足是少陽脈兼所行之通

## 前 言

《黄帝内经》是中医的理论渊藪和临床指针，2000 余年来，一直有效地指导中医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汉书·艺文志》云：“《黄帝内经》十八卷。”此 18 卷，由《灵枢》9 卷、《素问》9 卷构成。汉末三国魏甘露（公元 256～260 年）年间，皇甫谧将《九卷》（又名《针经》、《灵枢》）、《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分类编纂。《针灸甲乙经·序》云：“比按《仓公传》，其学皆出于《素问》。《素问》论病精微，《九卷》是原本经脉，其义深奥，不易览也。又有《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皆黄帝、岐伯遗事也。三部同归，文多重复，错互非一。甘露中，吾病风加苦聋，百日方治，要皆浅近。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是为《甲乙经》。《甲乙经》收录三书，且“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分类编纂，从中已难窥《内经》古貌。南朝齐梁间侍郎全元起始注《素问》。全元起本北宋犹存。北宋·林亿《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云：“有全元起者，始为之训解。”故后世名全氏《素问》注本为《素问训解》，阙第七卷。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称《素问》“亦有所亡失”，谓其时所见之《素问》第七卷已亡。以《素问训解》亦阙第七卷考之，则全氏本与《甲乙经》中之《素问》乃同一传本系统。北宋之季，宋室南渡，文物板荡，尽成劫灰，《素问训解》亡佚于此。唐中期启玄子王冰，以全元起《素问训解》为底本，以 12 年之精力，诠释《素问》，成书于唐宝应元年（公元 762 年），此本历传至今。然此本远非全元起本旧观。王冰《素问序》谓全氏本有以下严重缺憾：

冰弱龄慕道，夙好养生，幸遇真经，式为龟镜。而世本纍纍，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岁月既淹，袭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二名；或两论并吞，而都为一目；或问答未已，别树篇题；或简脱不书，而云世阙。重《经合》而冠《针服》，并《方宜》而为《咳篇》，隔《虚实》而为《逆从》，合《经络》而为《论要》，节《皮部》为《经络》，退《至教》以先针。诸如此流，不可胜数。

有鉴于此，王氏乃重新分卷、迁移篇段、增润文字、新立篇题，或增字以昭意，或删繁以存要。《素问》原为 9 卷，汉末佚第 7 卷，王氏据古传之七篇大论补于第 7 卷，足成 9 卷之数，复将 9 卷分为 24 卷，则全元起《素问训解》旧观失之殆尽。王氏自述改编《素问》之原则云：

其中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义；篇论吞并，义不相涉，阙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别目以冠篇首；君臣请问，礼仪乖失者，考校尊卑，增益以光其意；错简碎文，前后重叠者，详其指趣，削去繁杂，以存其要。辞理秘密，难粗论述者，别撰《玄珠》，以陈其道。

王冰改编《素问》原则约有五端：①迁移补阙，②加字昭义；③分篇冠目；④别其尊卑；⑤削繁存要。在此基础上，另撰《玄珠》为其研究《素问》心得之作，但世无传者，故林亿云：“详王氏《玄珠》，世无传者。今有《玄珠》十卷，《昭明隐旨》三卷，盖后人附托之文也。”

王冰既已改编《素问》原书体例，又增入七篇大论，于《素问》原文，或增或删，今传之《素问》，已远非齐梁时代全元起本《素问训解》旧观，则断无疑义矣。然则《内经》古貌不可得见乎？且又不然。唐初杨上善奉唐高宗李治敕命类编《内经》详加诠释之《黄帝内经太素》30 卷（下简称《太素》），即最近《内经》古貌者。《太素》30 卷北宋完帙犹存，迨宋室南渡，偏安一隅，《太素》于南宋亡 27 卷，后仅存之 3 卷亦亡，读者仅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得其书名，不见其书。此书于唐中期

东传日本，14 世纪末或 15 世纪初，《太素》在日本亦失传，19 世纪 20 年代，日本于御宫仁和寺发现《太素》卷子古抄本，19 世纪末传回国内。舶品回归，古籍重光，弥足珍贵。

据今所考，《太素》中之《素问》，乃以全元起《素问训解》为底本，于全氏本虽有所分合，但无割裂散碎之弊，若结合《素问》新校正之按语考察，且详考《太素》与《素问》之异同，则可得《素问训解》之面貌。林亿于《素问·上古天真论第一》题目下注云：“按全元起注本在第九卷。王氏重次篇第，移冠篇首。今注逐篇必具全元起本之卷第者，欲存《素问》旧第目，见今之篇次，皆王氏之所移也。”

《太素》中之《灵枢》——杨上善谓之《九卷》，系以六朝传本为底本而类编之者，于《灵枢》之研究与校勘，至为重要。唐中期王冰注《素问》而未注《灵枢》，与后来《灵枢》严重残缺不全当有关系。《素问·调经论》林亿注云：

详此注引《针经》曰与《三部九候论》注两引之，在彼云《灵枢》，而此曰《针经》，则王氏之意，指《灵枢》为《针经》也。按今《素问》注中，引《针经》者多《灵枢》之文，但以《灵枢》今不全，故未得尽知也。

林亿注要点有二：一谓《针经》即《灵枢》。而《灵枢》之名始见于王冰注中，故世人多称《灵枢》之名始自王冰；二谓《灵枢》“今不全”。“今者”，北宋仁宗嘉祐（公元 1056～1063 年）年间也。北宋校正医书局未校《灵枢》，显系因“《灵枢》今不全”之故。迨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定医书群籍告竣，高丽国进献《灵枢》全帙，事载《宋史·哲宗纪》、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应麟《玉海》及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诸书。《哲宗纪》云，北宋元祐八年（公元 1093 年）春正月庚子，“诏颁高丽所献《黄帝针经》于天下。二月乙酉，诏西南蕃龙氏迁秩补官。辛亥，礼部尚书苏轼言，高丽使乞买历代史及《册府元龟》等书，宜却其请。不许。省臣许之。轼又疏陈五害，极论其不可。有旨：书籍曾经买者听。”按，“（苏）轼又疏陈五害，极论其不可”，文载《苏东坡全集》之《奏议集》第 13 卷《论高丽买书利害劄子》及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八十，文繁不引。王应麟《玉

海》卷六十三亦载高丽献《针经》事：“元祐八年，高丽所献书有《黄帝针经》。正月庚子，秘书监王钦臣请宣布，俾学者诵习。”载高丽献《针经》最详之书为南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一《藏书之府》条：

哲宗时，臣寮言：“窃见高丽献到书，内有《黄帝针经》九卷。据《素问序》称：‘《汉书·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与此书各九卷，乃合本数。此书久经兵火，亡失几尽，偶存于东夷。今此来献，篇帙俱存，不可不宣布海内，使学者诵习。伏望朝廷详酌，下尚书工部雕刻印板，送国子监，依例摹印施行。所贵济众之功，溥及天下。”有旨：“令秘书省选奏通晓医书官三两员校对，及令本省详定讫，依所申施行。”

今传之南宋史崧进献之“家藏旧本《灵枢》”，即系“通晓医书官三两员校对”之本，史崧则“增修音释，附于卷末”。经与《太素》中之《九卷》详细比勘，二者显系来自同一传本，即均来自六朝传本。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

《灵枢经》九卷。右王冰谓此书即《汉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之九也。或谓好事者于皇甫谧所集《内经》、《仓公论》中抄出之，名为古书也。未知孰是。”

晁公武引“或谓”之说，谓有人有此一说。而《灵枢》之文，既载于《甲乙经》，又载于《太素》，足可祛古今好事者谓《灵枢》之文晚出之误说。

《灵枢》全帙既从高丽传回，加之“通晓医书官三两员校对”苟简，文字讹误甚多，借助《太素》以校勘之，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杨上善奉敕类编注释之《太素》30卷，今存25卷（其中尚有部分残缺），经与北宋林亿新校正所引《太素》原文及杨上善注对照，二者相吻合，则日本仁和寺古抄卷子本为《太素》古本之尚存者断无疑义。《太素》在唐末五代及北宋大显于时，唐代中期传至日本，日本医家传抄诵习，对日本医学理论之发展与临床实践之指导，曾产生巨大影响。

19世纪末，中国学者杨愷吾从日本携归仁和寺传抄本23卷，中国笃学之士争相复抄，进行整理研究，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

年)袁昶率先加以刊行,通称此本为通隐堂本或浙西村舍本。稍后萧延平以杨惺吾 23 卷本为底本,参考通隐堂本,对比《灵枢》、《素问》、《甲乙经》诸书,详加校勘,于 1924 年刊行,通称此本为兰陵堂本或萧延平本。1955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兰陵堂本缩版影印,1965 年复据缩版影印本加以分段标点排印发行。今之通行者为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5 年《太素》标点本。

1981 年日本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社长野濑真先生将仁和寺《太素》古抄卷子本影印刊行,凡 25 卷,较通隐堂本、兰陵堂本多 2 卷,收于《东洋医学善本丛书》中,世人第一次得以窥见仁和寺《太素》古抄卷子本原貌。此书之影印发行,对于《太素》之研究,进而对《灵枢》、《素问》、《甲乙经》之整理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本书以仁和寺《太素》影印本、通隐堂本、兰陵堂本及 1965 年《太素》标点本为基础,参考 1935 年《丛书集成初编》收录之通隐堂 23 卷本,并与《甲乙经》、《灵枢》、《素问》详加对比校勘,对下述十个问题进行较系统深入考证研究。

第一,《太素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较详细地回顾了《太素》从唐初至今 1300 余年在中日两国流传概况。在研究中发现,从仁和寺《太素》影抄本传回国内至今凡 100 余年,中国学者在《太素》的整理、研究上,做出巨大贡献,尤其在“释文”、“校勘”、“补阙”、“辑佚”、“考证”五个方面,成绩十分突出。日本仁和寺《太素》卷子本有大量误增虚词及大量俗字,若不经中国学者删其衍文释其俗字,则《太素》卷子本几乎难以顺利阅读。回顾历史是为了当今。本章初步提出今后《太素》研究的一些重点课题,供有志研究《太素》的青年朋友参考。

第二,《杨上善撰注太素时代研究》。杨上善虽然正史无传,但其著作著录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其为唐人,本无疑义。奈因北宋林亿误称“隋杨上善”,后人复张大误说,致令杨上善究为何代人,歧说纷纷。本章从新旧唐志著录其著作、太子文学设置之时间、玄元皇帝封号出现之时间、《太素》原文与杨注之避讳、五代杜光庭称杨上善为唐高宗时人诸端详考,足可确证杨上



善为唐初人，前贤时彦已有所论述，本章则以丰富史料证成之。本章复增两证，确证杨上善为唐初人，其撰注《太素》在高宗时代。

（一）《太素》每卷卷首皆云：“通直郎守太子文学臣杨上善奉敕撰注”，宋·孙奕《示儿编》云：“至唐显庆中，始云不经凤阁鸾台，不得称敕。敕之名，始定于此。”“显庆”乃唐高宗年号。

（二）《太素》杨上善注透露出他撰注此书时间，这是一条非常值得重视的内证。《太素》卷二十二《五节刺》“请藏之灵兰之室”，注：“灵兰之室，黄帝藏书之府。今之兰台，故名者也。”通隐堂本、兰陵堂本“名”字以“□”阙字符号表示，日本仁和寺《太素》影印本作“名”字。考“兰台”之称，较早见于战国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是“兰台”为战国楚台名。至汉，“兰台”为宫廷藏书处，置兰台令史掌书奏。至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诏令改秘书省为兰台，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恢复秘书省旧称。《旧唐书·职官志》卷四十二：“龙朔二年二月甲子，改百司及官名。改尚书省为中台……秘书省为兰台……咸亨元年十二月诏：龙朔二年新改尚书省、百司及仆射已下官名，并依旧。”杨上善称“今之兰台”，谓龙朔二年二月甲子之后、咸亨元年十二月以前之兰台也。《太素》卷二十二《五节刺》可确知撰注于此时，推而言之，其余各卷之撰注时间，亦与此时间段不相远。

第三，《太素底本研究》。《太素》所据之底本凡有三说：以《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阴阳家》著录之“黄帝泰素二十篇”为底本；以《甲乙经》中之《针经》、《素问》为底本；以《九卷》（即《灵枢》）、《素问训解》为底本。称《太素》以《黄帝泰素》20篇为底本者，中日学者均有其人，且撰文以论证之，认为杨上善注所称之“古本”、“有本”、“别本”即指《黄帝泰素》20篇。本章一一历考杨上善注所称之“古本”、“别本”、“有本”系指《甲乙经》、《难经》、《素问》等书而言，可祛《太素》以《黄帝泰素》二十篇为底本之感。《甲乙经》对《灵枢》、《素问》分段细碎，收录二书时有删节，而《太素》现存之25卷，均可在《灵枢》、《素问》中找出对应文字，此亦可证《太素》非以《甲乙经》为底